

一部好小说，写透佛道儒
真实度接近99%的东方玄学小说



神游

肆
吼川断流卷

为你揭露现代文明兴起后，隐伏民间的古中国文明。

在精彩畅快的故事里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地理（堪舆）、传统数学（术数）、
传统保健（坐忘）、传统天文（观星）等正本清源的神秘智慧。

徐公子胜治 ○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肆
吼川断流卷

徐公子胜治 ○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游.4 / 徐公子胜治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3
ISBN 978-7-5113-3385-8

I. ①神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1146号

神 游.4

著 者: 徐公子胜治

出版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付改兰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90mm 1/16 印张: 18.5 字数: 352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385-8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古中国数学书中的大秘密 / 001

我给古处长交了一份报告，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一段时间我监视的结果。

我发现日本来的小林和韩国来的金博士形迹可疑。在展厅自由参观时，小林用手指敲展柜的木框，展柜里的《筹算论》就一页一页翻开了。当时金小姐也站在展柜另一边，双手也有动作，结果展台的玻璃面就裂开了。

第二章 草木无情？ / 027

风君子有时言语不太严肃，举止似乎也不够稳重，但还是一个很重情的人。他和昭亭山的草木精灵绿雪有云雨之欢，并不想随便就这样算了，而是真心真意想和她在一起。可惜绿雪拒绝了他，不愿意到人间与他相伴，原因很奇怪——草木之情与人不同。

第三章 拿你十年青春 / 055

“你知道十年阳寿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是不是少活十年，减我十年寿命？”

“你误会了！君子知天命而莫问，你的寿数我如何能决定。我说的十年阳寿，不是让你少活十年，而是让你现在多活十年。你今年二十四岁，减掉十年寿命后，会变成三十四岁！”

第四章 世间最离奇的道派 / 081

忘情宫的道法分为天、化、地三宗，这三宗又各分为日、月、星、风、云、火、水、土、灵九门。忘情宫弟子很奇怪，每人只能修习九门中一门的法术，入哪一门就是哪一门弟子。更奇怪的地方是，只有忘情宫掌门才有资格收徒，弟子是不能收徒的。

忘情宫掌门收徒的规定尤为离奇，无论哪一门弟子做了掌门之后，就不能再为本门收弟子，而只可以为其他八门收弟子。正因为有这么奇怪的规定，而且忘情宫传人也不愿涉足人世，所以弟子极少，常常是数代单传。

第五章 千年飞醋 / 107

据说一千多年前，李白游芜城昭亭山的时候，曾在月下带醉吟诗。有一绿衣仙子自月光中出现，煮茶相待，与之对坐。民间猜测那女子就是昭亭山神绿雪。难道绿雪和李白之间除了一起喝茶之外还发生过别的事情？他们之间有了男女私情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风君子也可能会吃醋的。不过这醋，也太特别了吧！不折不扣的千年飞醋。

李白是唐朝的大诗人，而风君子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“四有青年”，这怎么也扯不上啊！就算绿雪曾经与李白有情，那也是在风君子出生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事情，这笔账根本没法算清楚。

第六章 真正的“空” / 141

人有视觉，所以会有光明和黑暗的概念，但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天生的盲人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，也不会知道什么是黑暗；人有听觉，当听不见声音的时候的感觉那就是安静，如果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声音，那也就无所谓静。无明无暗、无动无静的状态，你是想象不出来的。

一个人在正常状态下发现“自己”呼吸停止了，心脏不跳了，恐怕会害怕得要死。可是在一种状态下，不仅根本就没有呼吸与心跳，连身体都没有了。不仅没有了身体的实质，连形状和概念都消失了。

第七章 风·雨·雷·丹成 / 183

这华盖云展开，炼丹峰上空满天黑气与金光乱闪，天上的霹雳几乎全被挡住了，半空中的雨箭几乎消失了，风刃也减弱了不少。我和丹霞生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对付这微弱的风刃也有点吃力，但勉强还能坚持。

风刃越来越弱，我和丹霞生也觉得越来越虚弱。就在快支持不住的时候，风刃突然停住了，天上的黑云华盖裂开了一道口子，一线金红的霞光照射下来。紧接着黑云散去，露出了满天的云霞，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。眼前是一片黄山日出的美景，哪还有一天两夜来那凶险无比的痕迹。

第八章 吼川断流 / 209

这吼声就像九天神雷炸裂，震得天摇地动，所有人都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。吼声中，满天的雨珠居然都滴溜溜地悬停在半空，随即炸裂成朵朵水雾。倒流的句水河陡然间安静下来，一川河水停滞不流。赤蛇鞭在空中抖了一下，像一条烂麻绳一样落地。五彩绸带也像一条死蛇一样软绵绵地飘开。赤蛟之魂呻吟一声飞回到七叶身前。大老黑痛苦地蜷曲身子定在了半空。只有空中的五彩光刃不受声音影响，仍然喷射而至。

第九章 中日道派恩怨五十年 / 251

事情首先当然要从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说起。眼见国难当前，法泠蓄发还俗，加入了抗日队伍。后来王金泠战死沙场，却非死于枪炮而是被伊谷流的高手以法术暗算。五十年后，伊谷流弟子小林到芜城意图不轨，被法源所伤。法源留下话要等伊谷流的长辈前来报仇，现在人家来了。不过有点麻烦的是，人来得似乎太多了。

第一章 古中国数学书中的大秘密

无术弄风雅，扫地灭斯文

题记：俗话说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”当然，人不可能无情，只是每个人心目中所谓的情都是不一样的。但这句话却隐含着
一个前提，那就是草木无情。

佛家讲六道众生，有禽兽，却不合草木。我曾经问一个古怪的老和尚：“为什么草木不入众生，是否因为草木无情？”草木不会动，不动则无情也是一种答案。结果和尚摇着光头答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和尚食素不能杀生，如果草木入了众生，你叫和尚吃什么？”

我看看手中的紫砂壶，打开盖子，水中漂浮着绿色的叶子，散发出茗香，心中突有感慨：也许在草木眼中，人也是无情的，那么草木并非无情了，只是彼此所谓的情不同，于是不能同道而谈。

梦境中，她正在校门外朝着学校的方向走来，而我站在校门口等她，远远地向她招了招手。她看见我，走过来问道：“石野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找你有事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要告诉你关于柳依依的事。”柳老师看了看四周说：“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还到我的梦里来，在梦

中才谈论这件事。”

“现在这就是梦，我们就在梦中。”我用尽量柔和的语气对她说。

“什么？我们现在在做梦吗？”她的声音很惊讶。也是，普通人在梦中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

“是的。我有办法证明给你看，你给我一只手。”

柳老师又看了看四周，然后迟疑地看着我，有点犹豫地伸出一只手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在她的梦境、我的妄境中化转心念。眼前的场景变了，天色暗了下来，四周没有声音，我和她并肩坐在学校操场旁的台阶上，与那天晚上我们交谈时的情景一模一样。柳老师发现这个变化，惊叹一声，说：“天哪！这果然是梦！”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

她在梦中惊醒了！普通人的梦境不实，受到惊扰很容易从睡梦中醒来，这是我也没办法的事。化梦之时，梦境与妄境同破，她躺在床上醒来，我也自妄境而出，阴神还是站在她的床前，看着她睁开了眼睛。

柳老师的神色有点慵懒，似乎还没有完全睡醒，揉了揉眼睛，披上外衣坐了起来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怎么又梦见他了？这个梦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已经很多次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觉得心头一热，就像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。我真正走到她的梦境之中，今天仅仅是第二次，没想到她已经梦见过我很多次了！她在梦里经常见到我吗？难道她也在想着我？这对她来说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柳老师打开台灯，披衣靠在床头，怀里抱着一个大枕头在沉思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，看见床边书桌上放着纸和笔，想用阴神御物之法拿起笔写几个字告诉她我就在身边，但又忍住了。我不想吓到她，也不想让她知道我正在她的床前看着她。我只有静静地等，等她再度入睡，进入她的下一个梦境。

这一等就等了很长时间，她终于关上灯，又钻进了被窝。这一次她睡得不太踏实，被子没有盖严，半边肩膀露在外面。十二月的天气是很冷的，我可不想看见她冻着，用御物之法替她提了提被子。阴神御物力量很微弱，用被子将她的肩膀盖好几乎用尽了我全部的力量。她好像有点顽皮地皱了皱眉头，嘴里还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。

“柳老师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参加梅文鼎纪念馆的活动？”这一次我怕她又在梦中惊醒，干脆没有告诉她这是梦境。

“是啊，你不是也去吗？我听说是校领导直接点你们三个人的名字参加这次活动。石野，我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参加这次活动是不是有什么任务？”柳老师果然冰雪聪明，她已经想到了，恐怕不是在梦中想起来的，白天的时候她就考虑过了，只是在梦中问我。

“是的，是有任务。我的任务就是监视所有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，看他们有什么异常举动。特别是那几个外国来的专家。我觉得这个任务可能与梅氏家族的秘密有关，所以我劝你也小心。”

柳老师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我们柳家的东西，像你这样的特殊人物可能会很感兴趣，你就来偷过。那梅氏家族有千年历史，一直很神秘，不可能没有秘密。我会小心的，但是，更应该小心的是你。”

有她这句话就够了，不需要我再多说。今天我不打算提柳依依的事情，因为我没有打算告诉她这是梦。我突然想起风君子曾经跟我玩过的把戏，也试一试。我告诉她：“柳老师，我记得你有一个蝴蝶形的发卡，你明天能不能戴着这个发卡去？你看见我的时候，把发卡摘下来，在右手中拿着。”

我的话让她很疑惑。“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我笑道：“如果我看见你用右手摘下发卡，我就会用左手的中指指一指自己的心口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你明天就明白了。”

第二天大清早，我与尚云飞到梅文鼎纪念馆报到，而研讨会下午才开始。我去的时候，风君子与唐老头已经到了，正站在前院中的一处展示品前议论什么。见到我，风君子招呼道：“石野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乡下形容人最下流最无耻的两句话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话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一旁的尚云飞看见地上有一块断成两截的石碑，接口答道，“踢寡妇门！挖绝户坟！”

没想到小和尚还会说粗口。我看见这块石碑前面还立了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梅文鼎墓碑”。唐老头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就是挖绝户坟！梅氏家族是不是已经没有嫡传后人了，怎么把墓碑都挖到这儿来了，还断成两截？你们纪念馆实在找不到文物来展览了吗？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？这个地方是纪念梅文鼎的，还是糟蹋梅文鼎的？”

我听到这里才明白他们在谈什么事。没想到梅文鼎纪念馆把梅文鼎的墓碑都弄到这儿展览来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幸亏这些人不知道梅氏禁地菁芜洞天，否则还不知道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子。唐老头和风君子说话的时候，一旁的纪念馆馆长与市文化局局长脸色铁青，却一言不发。他们也没办法，在这里变着法子骂人的几个都不归他们管。

说话间柳老师也来了，她今天穿了一件鹅黄色的羊绒大衣，没有化妆，显得更加清丽脱俗，自有一番风流体态。我注意到她的发际别着一枚很小巧的蝴蝶形发卡。她看见我的时候，似乎是无意地用右手摘下了这枚发卡。而我的眼角余光看见了这一幕，悄悄地用左手中指指了指自己心口的位置。柳老师手

中的文件夹掉到地上，她弯腰捡了起来，尽量保持着神色的平静。

古处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监视那几个外宾。虽说是国际研讨会，外宾也就来了五个，真正的专家只有两个，分别是韩国汉城大学的朴教授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竹内教授。无论是老朴，还是竹内，我都不喜欢！因为这两个家伙看着柳老师的眼神都是色眯眯的，恨不得将眼睛贴在她身上的那种感觉。开讨论会以及会下交流的时候，这两个老东西总喜欢往柳老师身边凑，不是夸她长得漂亮，就是要送她小礼物，还要请她晚上喝咖啡什么的。柳老师都婉言谢绝了。

除了这两个老的，另外那三个小的也不怎么样。竹内教授带了一个助手，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子，姓小林，见人就喜欢鞠躬，鞠躬时神色一片冷峻倨傲。朴教授带了两个助手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可能是助教，女的是他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。那个女的简直就是个活宝，第一天在休息室看见茶几上摆的水果盘，就惊叹一声道：“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大的苹果吗？”靠！就那苹果也算大吗？更有意思的是晚饭的时候，在天香酒楼，厨师先上了几个凉碟，其中有一盘是芜城特产高杆白做的香腌菜，那丫头夹起来尝了一口，很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们这里的泡菜，味道做得不正宗，是和谁学的？”

讨厌归讨厌，我对他们的监视还是丝毫没有放松，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很可疑，就是竹内教授的助手小林。这个人在研讨会上对纯粹数学问题并不感兴趣，不住地问梅氏家族在芜城还留下了什么东西，纪念馆的馆藏中有什么代表性的文物。我想梅氏家族能够找到的东西恐怕都在这个纪念馆当中了，连梅文鼎的墓碑都挖采了。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讨论，我只是一个在会场服务和陪同参观的接待人员，不过也正好方便在一旁仔细观察了。

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安排参观纪念馆文物，还有导游负责讲解。没有准备专业导游，对相关历史文物的讲解由柳老师负责。小林听得很认真，几乎到每一个地方他都要提问。集体参观之后，大家在纪念馆的各个展厅中自由欣赏，我对风君子和尚云飞使了个眼色，他们俩心领神会，都悄悄地跟在小林附近。

小林看似很随意地来到一个展柜面前，这个展柜里展出的就是梅文鼎留下的《筹算论》，一共十几册的线装古书，据说是民间保留下来的原版真迹。小林用两根手指轻轻地、有节奏地敲着展柜的木制边框，柜中的古书居然缓缓地一页一页翻开了。他有隔空御物的本领，果然不是一般人！

我和风君子发现了，尚云飞出手施法。他远远地站在展台的另一侧，和小林一样的动作，也是伸出一只手，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放展柜的桌面。尚云飞的手指一动，小林的手指就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停在那里动不了了。尚云飞没有学他去动那几册古书，如果他去动书的话，两个人的力量恐怕会把书撕烂。

两个人出手斗法都是无声无息的，整个展厅中几乎没有别人注意到。小林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筋，一张白脸变成了铁青色。他突然一抬手腕，尚云飞的手指一抖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展柜表面的那一块大玻璃突然出现了横竖交错的几道大裂纹。展厅中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小林趁机缩回手，若无其事地闪到一边。

“中国的玻璃质量真差，连纪念馆都这样！”那个韩国来的女博士凑过来乱发议论。

“金小姐，你说什么？”风君子凑过去问她，面带微笑。我觉得他可能要使坏。

“我说这里的玻璃质量差，纪念馆的展台自己都会碎。”金小姐的话音未落，风君子突然向后一扬胳膊，悄悄地抓住我的一只手。我就听面前“啪、啪”两声脆响，金小姐眼镜的两个镜片都无缘无故地碎成了蜘蛛网的样子。风君子终于忍不住作弄人了。

金小姐吓了一跳，差点没蹦起来，摘下眼镜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风君子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这些个奸商！金小姐的眼镜一定是在中国配的吧？”

“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前几天在北京配的。”金小姐有点狼狈地答道。

“金小姐穿的这双皮靴好漂亮呀，在哪儿买的？”风君子仍然没话找话。

“汉城。”金小姐正在看眼镜，随口答道。她的话音刚落，就听“嗞啦”一声，两只靴子的面上同时开了两道大口子，袜子露了出来。我的眼尖，看见她右脚上的袜子最前面还有个破洞。

金小姐又吓了一跳，赶紧蹲下去，用手捂住脚面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风君子还没完，接着问道：“金小姐的腰带哪里买的，也是正宗韩国货吗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出格了也不好，人家毕竟是个女的。”尚云飞凑过来悄声劝风君子。风君子这才松开了我的手，否则那位金小姐还真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展厅呢。

玻璃柜一声脆响，金小姐两声惊呼，惊动了其他人，纷纷过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风君子见周围的人多了，故意大声地问尚云飞：“云飞，你知道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是怎么骂吕布的吗？”

“三姓家奴！”尚云飞答话的时候，也忍不住笑了。我们班这两大“骚人”平时矛盾不少，但一致对外的时候配合还是很默契的。远处的唐老头看着他俩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
经过这段插曲，那个日本来的小林也知道周围有厉害的高手，自己暴露了行迹，没有再轻举妄动。不过他今天的这种行为，我最后还是要写进给古处

长的报告中。

我们三个学生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，教导主任方周梓就把我们叫到一起教导了一番。他的意思大概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上的一条：“遇见外宾，不卑不亢。”他还想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不卑不亢，结果风君子指着尚云飞说道：“方主任，我知道，尚云飞的样子就是不卑不亢。”

风君子说得太形象了。尚云飞这个没受戒的小和尚，平时不论遇到什么事，几乎都是一种表情，淡淡的，不媚也不傲。风君子这么说，搞得方主任反而没话可说了。他又叮嘱了我们几句，不外乎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不要丢脸等。方主任叫我们注意不要丢脸，结果在最后一天晚宴的时候，他自己却做了一件大大丢脸的事。

研讨会时间不长，前后不过三天。第三天闭幕之后，照例由当地领导设宴款待。由于古处长的安排，我们几个学生也混上桌吃了一顿，当然座位在宴会厅最边缘的角落。这天的晚宴，方主任、唐老头、柳老师和朴教授、竹内教授坐了一桌，桌上其他几个是有关部门的领导。方主任大概是多喝了几杯酒，显得比较兴奋，话比较多。说着说着他放下酒杯，感慨道：“这三天的研讨会，我很有收获，写了一首五言律诗。”

“好好好，方先生念来听听。”旁边有人随声附和。

方主任清了清嗓子念道：“证道存疑处，立志常问古……”

五言律诗一共八句四十字，方周梓刚刚念出前两句，唐老头大声打断他道：“方主任，不着急作诗，来来来，赶紧喝酒。”

坐在他身边的文化局长不解道：“好诗呀！方老师好学问，我正等着听完呢。”

我在远处也听得莫名其妙，朝那边看过去，只见那两位国外来的“汉学家”朴教授和竹内教授微微皱起了眉头，脸上有不易察觉的轻蔑神色。这时，风君子大概是从外面上洗手间回来，小脸已经喝得红扑扑的了。他走过方主任身后的时候，停下脚步说了一句：“方主任，你那首什么诗，用了仄韵，而且第二句是孤平调，自古以来的律诗没有这么写的，韵律声调都错了，实在算不上诗！”

风君子说完话，没再理他，走回我这一桌，搞得方主任一头雾水，又不好意思问别人，只有对柳老师说道：“小柳，什么是孤平调？”

柳老师看了他一眼，无可奈何地答道：“你刚才第一句‘证道存疑处’，音律是‘仄仄平平仄’，那么律诗体的第二句应该是‘平平仄仄平’。结果你那句‘立志常问古’却用了‘仄仄平仄仄’。律诗一般不压仄韵，方主任一定要这么用韵也没关系，但绝对不能出孤平调。你那第二句中只有一个平

声字，这种句子读出来一点格律感都没有，是律体诗最大的忌讳。因为那样只能是五个字连在一起，不能算是一句诗。”

这时候文化局长怕方主任没面子，和稀泥道：“现代人写诗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！”

唐老头一听这话不高兴了，在桌上一顿酒杯，沉声道：“要是写散文诗、现代诗，怎么胡扯没人管，但是要作五言律，就要按照音律规矩来，你不会，就不要丢那个人！前几天我看电视，一个大领导接见外宾，作了一首古诗送人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把文法给读破了，我那个害臊啊！想附庸风雅，结果斯文扫地啊，斯文扫地！”

唐老头这么说话，吓得文化局长也不敢接口了。方主任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只有低头喝闷酒，后面还有六句诗就这么咽回去了。这时候竹内教授举杯敬酒，没有理会其他人，只敬了柳老师和唐老头。敬完之后，他居然端着杯子又来到我们这一桌，敬了风君子一杯。风君子也不推辞，笑咪咪地和他一起干了。

晚宴之后，研讨会就结束了，我刚刚松了一口气，不料风君子在我耳边悄声道：“石野，你的任务，今天晚上恐怕才开始。我跟尚云飞帮你盯着那个鬼子小林，你晚上自己来盯着纪念馆，如果有事发生，恐怕就在今天。”

梅文鼎纪念馆是一座典型的徽派仿古建筑，房顶上立着高高的马头墙，院落四周的建筑都以回廊连接。徽派建筑色调肃穆，廊柱和窗门漆成不耀眼的棕红色，而墙壁一律刷白浆，房顶上铺黑色的细瓦、灰色的瓦当。远远看去，只见黑白两色，在夜间，显得安静而神秘。

我正坐在纪念馆西展厅的房梁上，将身体隐藏在梁柱之后，闭息凝神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就像一道静止的阴影。为了今天夜里能够隐藏身形，我还特意去昭亭山从柳依依那里借来了锁灵指环。戴着锁灵指环，就算是修行界的高人，如果不是站在面前，恐怕也不容易发现我。这座纪念馆刚刚落成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形式，并不真正有人重视，展厅里也没有安装什么红外线探测器之类的电子防盗报警设备，要偷东西并不难。

潜伏的感觉并不舒服，时间似乎过得相当慢，这对人的心理素质是个考验。我曾经在训练营中接受过简单的狙击手培训，披着伪装在臭气熏天的烂泥塘里趴了一整天，相比之下，现在还不算难过，只是觉得很无聊。无聊中我甚至想阴神出游去看一看，但是很快发现了锁灵指环的另一个用处——锁神，只要戴上它，我的阴神离不开身体。

时间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天就要亮了，而这个时间，正是所有人睡得最沉的时候。我有点疑惑，风君子是不是猜错了，今天晚

上这里没有事情发生。也许是风君子与尚云飞把那个小林盯住了，他来不了了。正在这时，我感觉到空气一阵波动。这波动是无声的，有什么物体正在悄悄地接近。

有人来了！我很快就看见了这个人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连头发也包裹在里面，我看不清面目，只觉得身形有些矮小。他不是从地上，而是从正厅房梁那一边爬过来的。我有点紧张，因为再走几步他就会发现我。结果他并没有发现我，最近的时候他只与我隔了一根柱子，他顺着柱子轻手轻脚地爬到了地面，动作就像一只猫。

这人没有犹豫，直接朝一张展台走过去，就是白天小林曾经碰过的那张展台，里面放的是梅文鼎十三卷《筹算论》的古版书。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包袱，打开包袱，居然是十几册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古书。这小子，原来是想玩调包计！

我没有立刻出手，而是在上面看着他。拿贼拿脏，我要等到他偷完东西之后再堵他。只见他双手扶住展柜，展柜上的锁轻轻地发出“咔”的一声响，开了。他揭开镶着玻璃的柜面，将那十几册书拿出来放进包袱里，又将自己带来的古书放回展柜，将柜子恢复原样。他收拾起包袱，转身又向我下面的这根柱子走来。我已经准备好出手了，就等他脑袋冒上来的那一瞬间给他一下。

就在我准备出手的那一刻，情况发生了突变！只听展厅后侧的窗户一声响，无风自开，一条人影如电飞了进来，直扑那人的身后！靠，外面居然还有人，幸亏我刚才没有轻易出手。

后来者短衣打扮，看头发是个高髻道士。那道士扑向黑衣人，黑衣人反应也非常敏捷，听见身后有响动立刻转身五指如钩向后回击，同时身形疾退，避开了来人的扑击之势。两条人影在展厅中央交错，只是沾了一片衣角而已。道士一挥衣袖，黑衣人就飞了出去。眼看黑衣人撞上墙壁，却没有发出太大的响声。他在空中一转身，几乎是非常勉强地将身形定住，贴着墙滑了下来。

黑衣人口中发出一声娇呼，似乎是吃了亏。听见声音，我吃了一惊，这人居然不是日本来的小林，而是韩国来的那个女博士金小姐！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看那金小姐，简直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妞，跑到这里充大头蒜，还闹了不少笑话。搞了半天，这个人隐藏得很深，我怀疑谁也没怀疑到她头上。

金小姐落到墙边，那道士欺身而上就要去拿她，突然又向后疾退了回来。金小姐身体四周突然飞出一片点点银光，就像在黑暗中飞舞的一群蝴蝶，向道士追去。我看清楚了，这些银光是一种类似于回旋镖的暗器。银镖能在空中追着人飞舞，应该相当于修行人的一种法器。但我从未见过这种法器，一般来说斗法时一人只能御一器，这个女的怎么一出手就是一大片？

银镖带着破空的声音去势很急，如果人身上挨一下，恐怕伤得不轻！那道士也不敢大意，脚下踏出一种奇异的步伐，身形快如闪电，在大厅中央闪来闪去，银镖始终不能近身。那金小姐见道士身法奇异，口中又连斥几声，纵身扑上前去，双手一分，空中飞舞的蝴蝶突然散开，就像悬停在四周的银色星星。这悬停只是瞬间，然后又向着中心的道士四面合围飞射而去，这一下道士凭步法是闪不开了。

我正在为道士担心，心中疑惑他为什么一直空着手不亮法器。此时就见那一片银色的飞镖都在道士周身一尺远处停住了，而且还在不住地挣扎颤动。我仔细一看，道士伸出了一只手，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了一枚飞镖。这一枚飞镖被夹住，满天飞舞的银镖全部被定住了！原来这一片银镖不是很多件法器，只是一件法器分成了很多部分。

两个人进入了一种相持的状态，金小姐张开的两只手臂想尽力地合在一起，可是怎么样也合不上。道士伸出的那只手臂也在轻轻发抖，那枚银镖在他手指间挣扎，仿佛还发出轻微的嘶鸣声。道士见此情景，空着的另一只手终于在袍袖中缓缓抽出一样东西，是一柄一尺八寸长的短剑。这短剑没有光泽，也没有锋芒，如果在别人手里我几乎要以为是小孩的玩具，因为那是一把木剑。

媚眼客欺主，随意却成讖

金小姐见道士抽出法器，可能也知道情况不好，刚才她已尽全力，而道士却好像才刚刚准备动手。金小姐口中发出一声低喝，听声音带着几分痛苦，双手用力一击掌，那道士周身的银镖发出一阵爆裂声，道士松开手，一挥木剑，向后连退几步，此时银镖失去控制纷纷落地。

就这么一个空子，金小姐已经纵身而上，跃上了房梁——这个丫头，连法器也不要了，想带着东西逃跑！只可惜，她逃跑选择的路线不对，你说上哪根房梁不好，偏偏要选我藏身的这一根，我也不不得不出手了。我没有用青冥镜，这种情况下出手暗算用不着法器，直接伸手施展“三十六路擒蛇手”中“截脉”与“扭筋”两招。她脑袋刚刚冒出来，我左手一扣她的上臂，把她的身体在空中扭了一个旋，同时右手如刀，正斩在她的后脖子上。我出手与一般的习武者不同，触碰到她身体的同时，双手灌注着真力。

我感觉她的修为本来就在我之下，也丝毫没有防备到我的暗算，连叫都